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賜王孫長壽書勅蔡觀等知史綱湖北湖南等處方鎮移轉糧餉等事聖訓

宋紀一百六十四

起疆圉大淵獻正月盡屠維赤奮若九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寶慶三年

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春正月辛亥朔發冊寶于

大慶殿帝率羣臣上壽明皇太后尊號于慈明殿 庚

申以冊寶禮成制楊谷楊石竝爲少傅 壬戌金增築

中京城浚汴城外壕 劉瑋上疏自劾未幾死朝廷復

欲安撫李全以姚翀嘗與李全交驩迺以爲淮東制置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使卿朝辭帝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爲朕撫
定之卿至楚州東艤舟以治事閒入城見楊妙真用徐
晞稷故事而禮過之妙真許卿入城卿乃入寄治僧寺
中極意娛之 己巳詔曰朕每觀朱熹論語中庸大學
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
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旋改封徽國公 蒙古主畱兵攻夏王城自率兵渡河
攻金積石州 二月癸未詔銓部今後司法參軍不許
以諸司年勞出官人注授諸道檢法官照條格差法憲
司毋得妄辟從梁成大之奏也 甲申淮西強勇三軍

統制王鑑特添差兵馬鈐轄以職事修舉故也 己亥

以鄂州諸軍副都統制賈俊捍禦西蜀勞效進官一等

金赫舍哩約赫德復平陽獲馬三千

〔攷異〕本紀倫八千今從約赫德

傳未幾蒙古復攻取之 蒙古兵突入商州殘朱陽盧

氏金樞密院判官伊喇布哈

舊倫移刺蒲阿今改

逆戰至靈寶東

遇游騎十餘人獲一人餘皆散走布哈乃以捷聞賞世

襲穆昆仍厚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

大興楊居仁上書微及之且言宰相宜擇人金主怒曰

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於此丞相薩

布

舊倫賽不今改

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

陸下有寬宏之德故不應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

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金主意解遂不問

攷異伊喇布哈奏靈寶之

捷本紀不書本紀載布哈約赫德復平陽而布哈傳不載據約赫德之復平陽未嘗與布哈偕也今參酌書之

金主之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預時事監察

御史曹州商衡上書極言自是郕國夫人被召乃敢進

見 三月庚戌詔方春和時郡縣長吏其各勸農桑抑

末伦戒苛擾俾斯民安土樂業力本耕織以成富庶則

予汝嘉 工部侍郎朱在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卿先

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又言孔子廟從祀去王雱畫像帝

曰亦曾有此例乎在曰惟其從祀不當公論所以去之

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帝回顧宣諭曰卿先卿
四書註解有補於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己巳金徵夏稅二倍 蒙古主擬取德順爲坐夏之
所德順無軍金人甚恐節度使海伸舊倫愛申今改識鳳翔進
士馬肩龍可與謀事遣書招之肩龍欲行或以德順決
不可守勸弗往肩龍曰海伸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
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
爲之死耳旣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止義兵鄉兵八九千
人蒙古兵大集海伸假肩龍鳳翔總管府判官同守禦
凡攻守二十晝夜城破海伸死之肩龍自到攷異元史繫於四月

今從
金史

夏四月癸卯朝獻景靈宮甲辰亦如之 是月

蒙古主次龍德時蒙古兵已破洮河西寧二州復遣將
攻信都拔之 五月壬子以岳珂爲戶部侍郎依前淮
南總領兼制置使 甲寅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贓賞
錢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軍杖以下罪釋之 己
巳進讀高宗寶訓徹章賜宰執經筵各官燕于祕書省
講讀修注官各進官一等 李全在青州突圍欲走蒙
古富珠哩遣兵邀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全退入城
城中食盡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將自經
而使其黨鄭衍德等救已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

北歸未必非福全遂出降蒙古諸將皆曰勢窮而降非
心腹也不誅後必爲患富珠哩曰不然誅一人易耳山
東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
望表聞蒙古主詔富珠哩便宜處之乃以全爲山東淮
南楚州行省鄭衍德田世榮副之由是郡縣聞風款附
攷異元史太祖紀二十一年丙戌九月圍李全於益都
十二月李全降富珠哩傳倫十二月富珠哩引兵入齊
丁亥四月李全降紀傳互異蓋紀連書之當以傳爲正也今從宋史李全傳 蒙古兵破臨
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舊倫陀滿胡土門今改被執誘降不從殺
攷異元史本紀破臨洮在二月今從金史紀忠義傳 蒙古遣唐慶使於金
閏五月甲申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及屬縣贖賞錢

丁未錄行在罪囚 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 先是金

主集羣臣議與蒙古和同判睦親府事撒哈連

舊倫撒合輦今

改力排和議左司諫陳規進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

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
用語語未終監察烏庫哩四和曰陳規之言非也臣近至
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金主首肯又泛言和事規曰
和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
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金主不以爲然羣臣
多以和爲便乃詔行省斟酌發遣至是乃遣前御史大
夫完顏哈昭

舊倫合周今改

爲議和使

丙辰金地震

六月

戊申朔日有食之 劉慶福在山陽不自安欲圖李福

以贖罪福亦謀殺慶福互相猜忌福稱疾不出慶福往

候福殺之納其首于姚翀翀大喜楚州自夏全之亂儲

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

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乘眾怒與楊妙真謀

召翀飲翀至而妙真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翀

命召諸幕客杜耒等以妙真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

變不得已而往耒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又欲害翀國

安用救之得免

欽異宋史倫鄭衍德救之今從齊東野語

去鬚鬢縋城夜走

歸明州死時江淮之民靡有寧居史彌遠莫知爲計帝

亦置邊事於不問於是廷議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金完顏哈昭見蒙古主請和蒙古主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蒙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是月夏國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立國二百餘年抗橫宋遼金三國偪鄉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爲異同至是乃亾時諸將多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

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
活萬人 秋七月己丑蒙古主殂于薩里川疾革謂左
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阻大河難以遽破若
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
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敝
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六十六葬起輦谷
後追諡聖武皇帝加諡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在位二十二年太祖漢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
四十遂平西夏第四子圖墨監國 蒙古兵自鳳翔向
京兆關中大震 金以工部尚書師安石爲尚書右丞

旋以中丞烏克遜布吉

舊倫烏古孫卜吉今改

祭酒費摩阿固岱

舊倫裴滿阿虎帶今改

兼司農卿簽民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爲遷

避計議者以爲蒙古兵未至而河南先擾時事可知矣

陞寶應爲州而縣如故辛卯以鹽城淮陰山陽及寶

應竝隸寶應州

丁酉詔曰比者疾風甚雨介于秋成

以朕之不德上天示譴夙夜震恐慮切民瘼訪聞畿甸

多有飄損禾稻毀害室廬民居失業必致流散深可憐

憫被水州郡速議賑濟仍與放行竹木等稅及富室假

貸向去且令倚閣庶幾貧富相資以寬目前之急併其

它賑恤事件亟令有司條具以聞

八月丁未朔李知

孝言無逸一篇其義精淡最切於人主之身者曰集大
命結人心保壽齡而已望陛下留意時政柄爲史彌遠
所專鄭清之勸帝淡居講道學而知孝等亦竊道學餘
論爲帝所許李全之黨以軍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
國安用閻通相謂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
賤可以自給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
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閹
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淡嘗爲全所辱
又自以賈涉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聚
計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議殺李福及

楊妙真以獻遂帥眾趣妙真家妙真已易服往海州矣
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
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妙真函三首獻于楊紹雲
馳送臨安傾朝皆喜檄知盱眙軍彭朐及總管張惠范
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偃宐盡戮李全餘黨朐輕儼不
爲惠等所服得檄不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
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
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
宴邀朐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主封惠臨
淄郡王成進膠西郡王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

總帥完顏額爾克戍之

攷異金史哀宗紀正大三年十一月夏全自楚州來歸楚州王

義漢張惠范成進以城降封四人爲郡王改楚州爲平

淮州案白華傳夏全自楚州來奔全至後盱眙楚州王

義漢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是夏全一人降金而與

張惠等不同時也本紀因封裔而連書之耳今酌從宋

史李全傳

金哈昭自蒙古還金主聞蒙古主臨沒有

止殺之言遂以爲從此息兵命有司罷防城及修城丁

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謂薩哈連曰諺云水洩見

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以待之與朕意合

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

人矣金監察御史張特立言衛鎬二宅久加禁錮棘

園柝警如防寇盜近降恩赦謀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獨

何罪幽囚若是世宗在天之靈得無傷其心乎皇嗣未立未必不由此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彫弊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歲月期也當路者惡其言特立旋外謫 丙辰詔寧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諡號見今六字依祖宗故事宜加上十字爲一十六字宰執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集議詳具典禮以聞 癸亥詔吏部試邑兩經罷黜毋得再注知縣縣令從御史畱元英請也 己巳金萬年節同知集賢院史公奕進大定遺訓待制呂造進尚書要略是日大風落左掖門鳴尾壞丹鳳門扉隕霜禾盡隕 九月賜畱正諡曰忠宣 庚

子詔時青堅壁守淮獨當一面屢有戰捷除武康軍節度使左金吾上將軍忠義都統制 李全得時青報勵哭力告蒙古將富珠哩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富珠哩乃承制授全山東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冬十月丙辰全遂與蒙古宣差張國明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平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畱揚州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爲全所殺尋復誘殺時青并其眾王義漢奔金金封爲東平郡王 己未詔曰朕以眇躬紹膺聖緒今始郊見天地兢兢寅畏慮弗克任以克期齊肅庶

幾對越無愧凡百御事之臣各宜恪謹攸司毋或怠慢以稱朕意 辛酉金陳規偕右拾遺李大節劾薩哈連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不報 甲子以右監門衛大將軍與夷爲宣州觀察使賜名貴謙繼沂王後千牛衛將軍孟均爲和州防禦使賜名乃裕繼景獻太子後十一月丙子朔以奉上寧宗徽號冊寶告于宗廟天地社稷宮觀戊寅發冊寶于大慶殿遣羣臣奉上于寧宗廟 己卯朝獻景靈宮庚辰祭享太廟辛巳日南至祀天地于園丘壬午大赦改明年爲紹定元年 李全敗額爾克及慶善努於龜山金人皆謂盱眙不可守金主

不從以淮南王招李全全曰王義淡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遂不受 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決繫囚兩浙州軍亦如之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酒所贓賞錢 壬寅詔布衣李心傳特授從政郎充祕閣校勘 甲辰以雪寒糴貴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民 慶善努之敗於龜山也金主置不問商衡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無以謝天下乃降慶善努爲定國軍節度使 金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商衡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

尉衡再上章言溫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爲妄言豈
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理金主爲之動容出溫爲汝州
防禦使 十二月金以李蹊參知政事 辛亥詔兩浙
江東西湖南北州縣申嚴遏米之禁 蒙古兵入京兆
復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遁三
關不守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隘唯併力守河南保潼
關自洛陽三門孟津東至邳州之崔鎮東西二千餘里
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請謹邊備以
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史天澤在真定繕城
壁修武備以高公抱犢諸砦乃武仙之巢穴帥兵破之

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武馬等砦 蒙古兵破西和州知州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破寅妻杜氏飲藥自殺寅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寅寶謨閣待制咸子也 是歲史彌遠訪將才於趙葵葵以兄范對遂以范爲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吳詞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師邊

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遏敵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竇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會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土豪山奇

設伏以剿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募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耳然揚州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

哉朝廷乃召范稟議仍令知池州

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蒙古皇子監國

春正月丙子朔帝帥羣臣上

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于慈明殿 庚辰金遣知開封

府事完顏莽依蘇

舊倫麻斤出今改

及楊居仁如蒙古弔慰

壬午趙至道言江淮州郡妄征經過米舟蘆蕩沙產一

例官租山漆魚池創立約束禁止商人買販請下憲司

嚴戒又言霖雨傾霖撥科賑恤而監司守令奉詔不虔

梁成大言諸路屬縣擅置廂房囚繫無辜長吏不遵法

令小民誑誤罪不過杖輒押出界流離失業請加禁約

竝從之

乙酉楊谷楊石竝升少師

丁亥雷

丙申

出豐儲倉米七萬石以紓民 二月金大寒雷雨雪木
之華者皆死 丙午梁成大言選人改官舉主五員內
用職司一員始爲及格近奔競巧取者或用職司三四
員甚至五員而寒峻終身不得職司請下吏部止用一
員過數毋令收使壬子成大又言銓法官吏交承必避
親嫌宗室替頭尤所不許庶革前後積弊宜下吏部謹
守舊法竝從之 癸丑金詔有司以臨洮總管圖們呼
圖克們塑像入褒忠廟書死節子孫于御屏量才官使
丁卯以潛邸陞黔州爲紹慶府成州爲同慶府 三
月辛巳陞寶應州山陽縣爲淮安州改山陽縣爲淮安

縣與漣水縣竝隸淮安州 乙酉金監察御史烏庫哩

布魯喇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受饋遺金主曲

赦其罪而出之 辛卯賜楊輔諡曰恭惠 夏四月甲

辰朔金右丞師安石請從臺諫言治張文壽等三姦罪

言之不已金主怒凡四日不視朝遣人責安石曰汝便

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挫折丙

寅疽發於腦而死金主甚悼惜之 金親衛軍王咬兒

酗酒殺其孫大理寺當以徒刑特命斬之 五月戊寅

梁成大請申嚴薦舉法除陞陟所知政績姑從舊法改

官廉吏犯入已贓者許舉主檢舉從之 六月壬寅朔

日有食之

攷異金史不書六月日食今從宋史

戊申以薛極兼同知樞

密院事

戊午錄行在繫囚

壬戌金以旱赦雖犯死

罪以下

秋七月癸未梁成大言州縣貪刻或以微罪

沒入富家資產不申憲司掩歸私室自占估籍必的有

贓犯匱乏郡計請飭監司案奏以聞從之 李全在海

州厚募人爲兵不隄南北官軍多亾應之天長民保聚

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射陽

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

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

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買之畱其舵工一以教

十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舳艫船自
淮及海相望至是與楊妙真大閱戰艦于海洋旣而全
趨青州爲嚴實及石霄格舊作小改邀擊敗走遂奪青崖
峒據之霄格瑤子也全旋歸海州泊舟益急驅諸峒人
習水一金薩哈連爲言路所劾太后遣人責之曰汝諂
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再有聞必大杖汝矣金主頗
悟出爲中京畱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宗改河南府爲
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爲御營命人築之至是薩
哈連爲畱守 辛亥畱元英言諸路州軍僚屬私役禁
軍請下帥司約束違者以聞從之 八月戊午以久雨

泚大理寺三衙兩浙路繫囚杖以下罪釋之謁賊賞錢
有差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曾從龍言州縣賑民之法
有三曰濟曰貸曰糶濟不可常惟貸與糶爲利可久今
請撥緡錢一十萬有奇分下潭湘十縣委令佐糶米置
惠民倉比附常平法從之 甲子金召拜姓舊倫白還
朝拜尚書右丞未幾拜平章政事拜姓居西垂幾十年
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恒怯無能惟以儀體爲事
性復貪鄙及爲相專懷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以家膳
自隨 金增築歸德城行樞密院擬工數百萬金主遣
白華往相役華見行院李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

減工三之一 九月甲戌詔監司每歲行所部州縣慮囚至來年正月歷徧如屬縣非監司經由之處委官分往監司復行點檢毋致冤濫奉行不虔御史臺覺察以聞 冬十月壬寅李知孝言浙東倉司創餘姚斷塘鹽竈擾生聚漂良田請行廢罷從之 甲辰朝獻景靈宮

丁未翰林學士侍讀鄭清之講畢帝曰近喜晴明刈穫迄事清之言陛下敬天事親皆極其至今天意昭格東朝悅豫應驗若此帝曰然然其時江西湖南福建寇盜竝起連破諸縣 乙酉畱元英言請下吏部應銓量令官長貳從容延接訪問民事其疾病癯老者準指揮

施行如不堪任職貪酷累被案劾者與別法降等差遣
稱量能授官之意從之 辛亥鄭清之同王暨進讀帝
曰朕觀漢唐以下人主鮮克有終者皆由不知道清之
言聖見高明可謂推本之論王暨講尚書帝問曰夏桀
不道成湯放之可以鑒矣紂何爲復循其覆轍王暨曰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紂不能鑒
遂至滅亾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清之曰古人主不能以
亂亾爲監豈獨閭君庸主漢武帝飫聞亾秦黷武之弊
而窮征四夷唐元宗手鋤太平逆韋之難而敗于女寵
猶未足怪太宗英明創業親見隋煬征遼亾國乃縱兵

鴨綠迄無成功有累盛德是皆不能以覆轍爲戒正如
聖語由不知道所以不能以道制欲爾王暨曰以古爲
鑑此言發于太宗而身自違之帝曰非知之艱行之爲
艱 壬子趙至道言請行下諸路漕司嚴飭和糴官吏
毋得多取增量庶農民不憚與官爲市從之 十一月
李全至楚州以糧少爲辭遣海舟入平江嘉興實欲習
海道以覘畿甸然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
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
以全往來山東得稍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日縱游
說于朝謂當復建閩山陽又與金合從約以盱眙與之

金亦遣使聘全皆不遂 庚辰雷 辛巳金臣僚進言

宗實錄 壬辰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鹽賊賞錢癸巳

決大理寺三衙兩浙州軍繫囚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

食之 攻吳宋史不書十二月日食今從金史 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葛洪參知政事袁詔同知樞密院事鄭清

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癸丑江剛中言請戒

飭文武臣僚官各務體國同心如守倅令佐互申監司

卽事剖決曲直毋致模稜竝罷其將帥或不協制司佗

急區處毋令兩虎自鬪偏裨智勇過人爲大將所忌者

舉薦之朝別行推用勿許占畱一方有警四面皆從毋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六十四 七

得輒分疆界觀望從之 金完顏莽依蘇楊居仁以奉

使不職尚書省置獄旋有旨釋之備再使權參知政事

烏固遜仲端言曰莽依蘇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

償禮幣誅之奏上莽依蘇等免死除名壬子完顏納紳

舊倫奴改侍講學士充蒙古國信使 蒙古皇子圖壘

聞燕京盜賊般掠遣塔齊爾舊倫塔察耶律楚材窮治

其黨誅首惡十六人羣盜屏迹

紹定二年金正大六年蒙春正月庚辰大理司直張珩

諭州縣檢驗鞠獄四事帝曰刑獄人命所係豈容不謹

甲申從臣寮言詔諸漕臣嚴察屬縣丞簿依時過割

二稅從實銷注版籍違者案劾 時李全反叛已著史
彌遠尚視爲緩圖人不敢言權兵部侍郎李宗勉累疏
及之又上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
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下其事上旣壅塞下亦欺
誣而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說
不聞則不戒及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
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
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
州縣浮用泛用又從而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
有緩急必將窘于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

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致救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 金主欲討李全召忠孝軍總領富察鼎珠

舊倫蒲察定住今改

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璽權樞密判官白

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鼎珠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遣都尉司步軍萬人以璽仲澤爲參謀同往沂海招全不從則臨以兵何如華曰李全偕北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蒙古之強耳今蒙古有事未暇南圖一旦無事必來

攻我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道順其旨去順而從逆乎爲今計者宜養士馬以備蒙古金主默然良久曰俟朕更思明日遣鼎珠還屯尉氏 二月金右司諫陳規左拾遺李大節上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爲近臣牽制不得輒專二近侍送宣詔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金主嘉納 臣賢言請戒飭中外羣臣各守禮義廉恥之維堅安靖恬退之節有不安意者奏劾以聞又言今日士大夫學術之未純皆基于岐道法爲二致宜明示意嚮以風在位變易偏尚

卽道以行法遵法以爲政則學爲有用之學道爲常行之道從之 庚戌命歲舉廉吏申嚴保任之法如犯姦賊與之同罪仍令監司郡守覺察 蒙古兵在陝西者發逼涇州且阻慶陽糧道金伊喇布哈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時樞密院亦言於金主曰將來須用密院句當軍馬金主不語者久之丙辰以布哈權樞密院副使旋以丞相薩布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哈達還朝

或異薩布行尚書省

於關中金史白華傳倫五月今從本紀酌書之

移布哈駐邠州忠孝軍提控完

顏彝率千騎屬焉 辛酉因臣寮言嚴禁書尺干請苞
苴之弊 甲子侍講范楷進講易豐卦因言當豐盛之
時聖人於諸爻有壅蔽不明之憂帝首肯良久曰豐亨
盛大之時侈心易生後遂至徇情肆慾窮奢極靡如秦
皇漢武禍亂將伦而不自知此不可不戒也侍讀喬行
簡曰陛下言及此宗社之福帝曰只要心有所主于是
講讀合辭贊曰聖學高明此語尤切當若心有所主則
一切不能惑矣 辛巳監進奏院楊夢信言縣宰催科
之擾帝曰財賦自有常數夢信曰常數固定只緣簿書
不明所以有弊帝曰知縣在得人 辛卯詔諸路憲司

每歲將州縣繫囚瘐死最多者具獄官姓名以聞重與
鐫降又詔今後州縣催科必遵常制縣令非才擇佐官
可任者委之仍不許差州官及寄居權攝 癸巳監進
奏院桂如琥言沿邊民兵可用帝曰今日立功多是民
兵如琥曰民兵皆有戶籍稅產又諳熟地利故戰則有
功帝曰然又論及擇將帝曰今日將才難得對曰行伍
間亦有人往往軍將忌嫉不得自伸帝曰軍將多是相
忌又言屯田帝曰荆襄所行如何對曰荆襄纔行數年
得穀已踰百萬斛兩淮西蜀豈無可行之處帝曰然
夏四月庚申詔州縣闕官不許豪民罷吏僭補官資權

攝小官請俸不許積壓及以它物推支民間二稅合輸本色不許抑令折納倍數取贏令臺諫監司覺察從臣寮請也 五月詔成都潼川路旱制置司及各路監司疾速措置賑恤務要實惠及民仍攷察郡縣奉行動惰以聞 辛巳賜進士黃朴以下五百七十七人及第出身 臣寮言近年文氣委茶請申飭胄監師儒之官專于訓導使之通習經傳攷訂義理課試掄選須合體格去浮華穿鑿之弊從之 甲辰詔戶絕之家許從後立嗣不得妄行籍沒從臣寮請也 辛亥臣寮言浙西漕運惟恃吳江石塘以捍水近年修塘之兵盡爲它役隄

岸頽毀請下漕司抽回以時補葺委平江府通判主管
不得輒有抽差 丁巳臣寮言請令後非軍期大辟劫
寇等事州不得差人下縣縣不得差人下鄉常令監司
覺察從之 金隴州防禦使舒穆魯棟爾舊倫石抹冬兒今改進
黃鸚鵡金主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勿
復進 秋七月丙寅詔廣西州縣應闕官毋得以白身
僭補人充攝 戊辰臣寮言自今起復士大夫必甚不
得已出於特旨監司帥守不得妄有陳乞從之 辛未
臣寮言請申飭有位非休假不許出謁或實有幹故先
申尚書省方許出城從之 癸酉知常德府袁申儒朝

辭諭州縣奉催稅賦害民事帝曰民力甚貧皆是州縣不體愛民之意卿到官當以愛民爲先 辛巳臣寮言

請詔戶刑部嚴行約束二廣監司郡守用刑須遵法律毋得輕視人命漕司買鉅須依時直不得低價敷買舶司每歲差官稽察就委逐州通判不許吏卒越界追擾生事從之 金罷陝西行省軍中浮費以完顏仲德

沙呼舊倫忽斜虎

知鞏昌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

仲德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爲柵號令嚴肅屯田積穀人多歸之一方獨得小康 八月丙申朔詔戶部徧下諸路州軍不得增收苗米多量斛面許越訴仍令漕

臣覺察從臣寮請也 丁酉臣寮言州縣典獄官吏或淹延久繫或牽惹無辜或奉上官而失本情或行暴虐而取賄賂宜飭諸路憲司禁戢懲勸從之 辛丑進知靜江府趙崇模直敷文閣以職事修舉故也 壬寅監察御史畱元英言二廣列郡及福建上四州惟鹽是利守令克剝于常賦之外籍戶口以敷鹽民被其擾近者汀口亦基於此宜戒飭二廣福建漕司嚴察州縣痛革前弊仍令憲司歲行所部許人陳訴從之 丙午臣寮言州縣供攤告訐二害請今後凡追究不實者許被害人越訴仍令監司覺察從之 先是蒙古太祖伐金定

西域攻城略地第三子諤格德依舊倫窩闊之功居多

至是自和博舊倫霍博今改來會器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

諸王畢會請立諤格德依時圖壘舊倫拖雷今改監國諸王意

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

生它變已未圖壘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即位於和林東

奎騰阿喇勒舊倫庫鐵鳥阿刺里今改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

楚材始定冊立禮儀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

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楚材以為言

命禁絕之金伊喇布哈再復澤潞九月乙丑朔詔

禮部國子監上舍必循舊法守年不得用例徑赴

殿試從臣寮請也 丁卯台州水 壬申臣寮言請明
飭吏部應曾經論罷之人雖免約法而贓狀顯白竝須
經郊方許參注或被論未久遇赦令待後郊庶令畏憚
從之 丙子祕書省正字王會龍言聖學淡造自得本
之於致知格物達之於治國平天下帝曰如是則人主
之學當以致知爲力行之本又言宜裕民力固邦本帝
曰朕未嘗無愛民之心但州縣不能奉行爾 壬辰進
知臨安府趙立夫官一等以和糴有勞也 金洮河蘭
會元帥郭斌進西馬二金主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
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旣入進卽尚廢物也今以

賜卿其悉朕意 金遣阿固岱歸蒙古太祖之賻蒙古
主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閒吾豈能忘也賙何
爲哉卻之遂議伐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賜遣使諭諭都御史總劄北湖南等處地方鎮守總兵官等官並都尉尉監

宋紀一百六十五

起屠維赤奮若十月盡重光單閼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紹定二年

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

冬十月乙未朔詔諸道提點

刑獄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 蒙古兵入慶陽界金詔

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緩師請和蒙古不受

癸卯太學錄陳埴進言方張之敵未亡之金叵測之忠

義跳梁之羣盜皆所當慮帝曰此正治不忘亂安不忘

危之意填言正爲國體未治且安耳又言用人貴乎公
帝曰今人才亦自難得 丁未臣寮言請申飭監司郡
守自今所屬闕官以次攝事毋得差非見任官如有違
其受差及差之人竝鐫斥從之 庚戌進知吉州趙汝
愈官一等以和糴有勞也 己未臣寮言百司庶府循
例而忘法監司守令枉人而徇情請飭內外奉行法令
從之 壬戌詔賑台州被水之民蠲諸色賦稅有差
丁卯臣寮言請下國子監內外學校之官令于士子程
課之外迪以義理之學厲以行藝之實從之 新知婺
州莫澤朝辭帝曰婺州正要得人記向時守臣魏豹文

曾理會經界如何澤言婺州向時凋弊皆緣稅籍不明
今經界旣正賦役均平故不費力帝曰義役聞尙未了
澤言義役乃民間自樂爲州縣扶助耳帝曰峒寇尙未
消弭正要理會澤曰盜賊不足慮全要州縣得人帝曰
然 已巳太府少卿知臨安府趙立夫言請將茶槽下
沙合爲一寨帝曰葦寨幾人立夫曰多者百二十人帝
曰京城民訟如何對曰臣幸與民相安帝曰都民當撫
摩使常在春風和氣中不可使有愁歎又問刑獄如何
對云獄常空帝曰民命所關不可淹延 已卯臣寮言
請令戶部下諸路監司凡民訟依次第官司結絕如未

經予奪不得索案改送先從臺部常切遵守從之 十一月己丑熒惑入氐 十二月丙申雪謁大理寺三衙臨安府點檢繳賞酒庫所見鹽贓賞錢給諸軍薪炭錢出戍官兵倍之 丙午前知安吉州趙必觀言楮券破損腐爛人不以爲重帝曰此緣錢少耳因問茗霅之民今已安業否必觀言臣至郡民不聊生聖恩賑給連歲小稔民粗安業 辛亥以翰林學士鄭清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軍器監度正言江西福建湖南災蕩老弱轉溝壑壯者遂爲盜賊帝曰此州縣不得人以至于此對曰今選任之際更宜謹之帝曰選任

誠不可不審又言近來放散忠義軍及破落士人去爲
賊用請行下諸將隨宜招收籍以爲軍士人在賊中者
招諭之更宜示之以信又力行節儉以阜財用以化貧
鄙帝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平日力行此二者
蒙古始置倉廩立驛傳命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
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瑪哈摩斯古喇
迪爾主之又以史天澤劉巖舒穆魯札拉三人爲萬戶
分守中原 丙辰再給諸軍薪炭錢 蒙古圍慶陽金
遣伊喇布哈舊俗移刺救之先是金主欲遣使諭意於
布哈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能往復乎華自量日可

馳三百里應曰能如期宣諭而復金主甚喜謂華曰汝從來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爲難今蒙古兵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不得不以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要隘也 是歲金罷近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

紹定三年

金正大七年蒙
占太宗二年

春正月壬申雷

臣寮請令

諸路提點刑獄官親行所部凡翻異駁勘之獄同守臣審鞫便宜子決毋得滯畱其有職兼守臣者令以次監

司行從之 金伊喇布哈遇蒙古兵於大昌原以忠孝

軍提控完顏彝爲前鋒彝擐甲上馬不返顧士氣皆倍

以四百騎破蒙古八千之衆遂解慶陽之圍自蒙古構

兵二十年僅有此捷奏功第一於是陳和尚之名震國

中

完顏彝小字陳和尚見前

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

舊倫謀克今改

忠孝

軍皆回紇柰曼

舊倫乃蠻今改

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

驚很難制唯彝御之有方坐倫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

縣秋毫無犯毋戰則先登疾若風雨諸將倚爲重

攷異大昌

原之捷陳經續編繫於正大五年哈達以陳和尚爲前鋒薛氏通鑑因之此本於金史忠義傳也徐氏後編繫於六年布哈以陳和尚爲前鋒此採用金史哀宗紀也案金史紀傳疑俱有外誤蓋以元史及金史前後證之

而知其不合也金正大五年蒙古皇子圖墨監國六年
之春太宗尚未即位其時當無大舉之事且大昌原之
戰以捷聞在元人或為之諱敗金史本紀斷無闕而不
書之理原其致誤之由忠義傳多宋元好問劉祁所撰
述事由記憶語屬傳聞故年月不能無外本紀之誤則
因六年布哈率陳和尚駐邠州遂連書其後事耳金人
之救慶陽布哈傳約赫德傳白華傳載之甚詳本紀於
七年正月書副樞布哈等解慶陽之圍約赫德布哈傳
云七年正月戰於大昌原慶陽圍解此即陳和尚為前
鋒奏捷之事也前人誤分大昌原慶陽為二役固宜
轉而不得其實矣今定作七年

金主命權簽樞密院事額爾克

舊倫訛可

今屯邠州布哈及總帥約赫德還京兆

初蒙古遣翁

鄂囉

舊倫幹骨
樂今改

為小使至陝西行省恐泄事機畱之布

哈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翁鄂囉歸語之曰

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鄂囉還白之蒙古主怒議

遣皇弟圖壘伐金布哈之馭軍也無法好趨小利嘗一
日夜馳二百里軍中莫敢諫止完顏彝憂之私謂同列
曰副樞以大將爲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
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
旦必爲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布哈一日置酒會諸將
行酒至彝布哈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
盡壞信有之乎彝飲畢徐曰有之布哈見其無懼容漫
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 是月蒙古定諸路
課額初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于是羣臣
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

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
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言地稅商稅酒醋鹽鐵
山澤之利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
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用楚
材言定課稅酒稅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二十取一二
月庚戌以直寶章閣魏大有知漳州措置招捕盜賊起
復直寶章閣陳韓知南劍州福建路兵馬鈐轄同措置
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范葵時丁母憂
求解官不許卒哭乃起視事 庚申調江西湖南福建
被盜州縣稅賦一年 閏月癸酉逃卒穆椿竊入皇城

縱火焚御前甲仗庫衛士捕得之磔於市時李全欲鎖
朝廷兵備故遣椿爲亂於是先朝甲仗燒毀殆盡 戊
子詔江西湖南福建盜寇凡脇從之民東身出官竝與
釋罪能自戮渠首來者補官僞官土豪帥眾立功者官
之 三月戊戌臣寮請補禁衛兵額戒內侍毋得私役
革賃號修火政以肅宮禁從之 癸丑置會子庫監官
一員專佗堂差以有舉選人充 夏四月庚午詔諸道
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癸酉調紹興府餘姚
上虞縣民戶折麥一年以水災也 己卯漳州連城盜
起知龍巖縣莊夢說尉鍾自強不能效死守土詔各削

二秩罷 五月丁未知撫州林孝聞削二秩罷以臣寮
言官軍入境閉關不納科擾軍糧民戶被害也 御射
殿閱諸班直射藝遷賞有差 甲寅以李全爲彰化保
康軍節度使儀同三司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初全欲
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
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
廷不爲備且不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宋二宜差以虛
喝朝廷然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全遣張國明齎金寶至
臨安稟議揚言李宜差英略絕倫騎射五百步朝廷莫
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備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

國明入見以百口保全不叛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喉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還師全不許聞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璠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

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極
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累疏以全必反爲言
史彌遠不納 丁巳臣寮言請下江東西湖南北福建
諸路總漕倉司應鄰境被寇州郡合解諸司錢物比之
常年期限竝展一季詔戶部詳度 六月戊辰臣寮言
二廣諸郡凡教官法掾自謂閒官率厭風土寘身臺幕
請行戒飭如循習不悛竝與鑄斥帥漕併寘于罰從之
癸酉錄行在繫囚 辛卯臣寮請戒飭郡守痛革稅
賦刑獄差役版籍四弊從之 壬辰臣寮請戒飭二廣
漕司嚴禁所部州縣丁錢每歲核實見存之數造簿依

條限前期發下催納銷注違者按劾詔吏部詳度 蒙
古兵圍京兆金兵救之爲蒙古所敗城遂破 秋七月
丁酉以汀州寧化縣會寡婦晏氏給軍糧禦漳寇有功
又全活鄉民數萬詔封恭人官其子承信郎 丁未臣
寮請今後疎決先期降旨下臨安府三衙應犯罪在指
揮前許引用恩赦如指揮後有犯罪雖已停決不在原
減之數其合引赦人不許于停決前輕行斷遣如或違
失從故出入人罪條制施行令刑部詳度 癸丑臣寮
請申嚴堂除之制庶幾士人毋敢躁進中書之務可清
從之 蒙古主自將伐金皇弟圖壘皇姪莽資扣率師

從征道經平陽見田野不治問兵馬都總管李守賢對
曰民貧乏耕具致然蒙古主命給牛萬頭仍徙關中戶
口墾地河東 八月癸亥詔明禮侍祠執事官既受事
毋得臨期規避如或循習罰無赦仍委臺諫覺察 武
仙既歸金金復以爲恒山公置府衛州蒙古兵圍之金
將完顏哈達率眾來援完顏彝先登蒙古諸帥皆北既
而史天澤以千人繞出金兵後合諸帥攻之仙逸出屯
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九月辛丑大饗于明堂赦天
下 丙午封美人謝氏爲貴妃 壬子詔浙西提舉司
下所部州縣將修復圍田減納苗稅毋收斛面 冬十

月辛酉臣寮請下吏部今後縣典獄官須曾歷三考有
縣令舉主三員無過犯人許注毋得破格輕授或監司
帥守辟置亦令吏部審實合格方許放行從之 壬戌
進知棗陽軍史嵩之官一等以置堰屯田有勞也 以
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船益急至發冢取槨
版煉鐵錢爲釘熬四脂爲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
爲水手又給趙璠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
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
鹽城以贍其眾它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
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全

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於喻口以僂鹽
城往來史彌遠泄泄如平時鄭清之力勸帝討全帝乃
使善湘圖之許僂宜從事仍命以內圖進取外用調停
唯趙范趙葵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主遣蘇格

舊倫速哥今改

使金因覘其虛實語之曰卽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
蘇格至汴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
遣我致命爾能恭修歲幣通好不絕則轉禍爲福矣謁
者令下拜蘇格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之飲以
金卮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
非所聞也蘇格欲畢卽懷金卮以出默識其地理阨塞

人民強弱既復命備以虛實告且獻所懷金卮蒙古主
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賜之 蒙古圖壘帥眾入
陝西于京兆同華間破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
完顏哈達及布哈行省事于閬鄉以備潼關 十一月
丁卯殿前司請撥本司一千人名額令嘉興府招瀕海
漁業慣熟風濤少壯躡捷之人試驗刺充激浦水軍仍
增置統制官一員通行部轄從之 癸卯臣寮言曾經
奏劾有永不得親民差遣指揮之人如引赦乞改正竝
令都司吏部取元犯考訂除情輕從舊制外其或貪賊
慘酷刑寺不得例倫不曾推勘免約法許令改正從之

丙午詔壽明慈容皇太后明年聖壽七十五古稀有甚之慶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聞 戊申立貴妃謝氏爲皇后后天台人丞相淡甫之孫也帝卽位議擇中宮太后以淡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謂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才人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太后益賢之 陳垣上言請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才人及史彌遠也垣彌遠之甥也彌遠謂垣曰吾甥殆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然求士

於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出判嘉興府 李全突至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攻南門趙璩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石糧勸全歸楚州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璩夫恐亟發牌印返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趙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入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耶旣而曰今惟徑搗

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
河之衝使胡儀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機便全攻東門
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
馬相勞苦問全來爲何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
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
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反
欺人乎欺天平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
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
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薄城
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總領所支脩

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眾及驅鄉農凡數十萬立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眾自是全一意長圍以待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保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兵官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 蒙古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以陳時可趙昉使燕京劉中劉恆使宣德周立和王貞使西京呂振劉子振使太原楊簡高廷英使平陽王晉賈從使

眞定張瑜王銳使東平王德亨侯顯使北京瓜勒佳永
程泰使平州田水西李天翼使濟南從耶律楚材之言
始用士人也楚材乘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
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漠然之 蒙古兵攻潼
關藍闢不克 十二月庚申錄用孔子四十九代孫燦
補官 詔上壽明慈睿皇太后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
皇太后其令有司詳具儀注 行都聞李全之叛居民
有爭逃避者史彌遠計無所出引疾不視事甲子帝爲
下詔曰朕尊禮元勲未欲勞以朝請可十日一赴內引
八堂治事時飛檄載道彌遠益恇慄中夜欲自沈於池

其妾見而持之乃止 乙丑以簽書樞密院事鄭清之
爲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禮部尙書喬行簡爲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袁韶爲資政殿學士浙西
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府史彌遠欲韶鎮遏臨安韶言
於彌遠曰失揚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尙有可用者柰何
僅爲行都計乎乃議聲討詔削奪李全官爵停給錢糧
能擒斬以降者加不次之賞 丁卯御文德殿冊皇后
壬申以雪寒詔出封樁庫緡錢三十萬賑恤臨安貧
乏民 癸未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冊寶 乙酉慈
明殿出緡錢一百五十萬大犒諸軍賑恤臨安貧乏之

民攷異宋史本紀作已卯今從宋史全文

蒙古兵拔天全天勝砦及韓

城蒲坂

紹定四年

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

春正月戊子朔帝詣慈明殿

行慶壽禮大赦天下以慶壽恩進史彌遠薛極官各二

等葛洪袁韶喬行簡各一等進鎮江府都統丁整左

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統領沈興劉明官各一等以追襲

李全焚毀糧聚也辛丑詔右武大夫彰州防禦使王

青特贈建武軍節度使右驍衛大將軍與二子官仍立

廟揚州額爲忠果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完顏哈達

伊喇布哈抹之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促

之哈達布哈言北兵勢甚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
往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可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
北軍交手彼大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
布哈乃出關行至華陰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
不復顧鳳翔矣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時全浚
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蹶之
蹂溺甚眾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
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
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
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竝出爲三迭陳以待之

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
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
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過陞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
激成之及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累戰不利全
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
怪之范葵夜議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
必見易因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是夕全
張燈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候卒識全槍垂雙拂以告范
范謂葵曰賊勇而輕必成擒矣詰朝乃悉精兵而西張
官軍素爲賊所易之旗幟全望見謂李宋二宜差曰看

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范麾兵竝進葵親搏戰
諸軍爭奮賊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
數十騎北走葵率諸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
渾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渚中
不能自拔制勇軍趙必勝等追及奮長槍刺之全呼曰
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器甲馬并殺
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
一人爲首莫冒相下欲還淮安奉楊妙真范葵追擊復
敗走之 二月壬戌臣寮請申飭諸路州縣自今遇訴
灾傷邑委佐官州委幕職于秋成以前務覈的實蠲減

田租仍以分數揭之通衢如或稽慢令守鐫斥漕臣覺
察不嚴一體議罰從之 丙子起復孟珙從義郎京西
路分棗陽軍駐劄 三月癸巳以經筵進講論語終篇
召輔臣聽講已酉賜宰執講讀說書修注官宴于祕書
省 初盜起閩中朝廷以陳韡爲福建路總捕使討平
之至是又躬往邵武督捕餘盜賊首晏彪迎降韡以彪
力屈方降非其本心斬之時衢盜汪徐來二破常山開
化勢張甚韡令淮西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
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笄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哭
韡令急擊之衢寇悉平 夏四月乙丑浙東提刑言溫

州司戶參軍趙汝驟權宰平陽使用官錢贓罪抵死詔
汝驟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 丙子以久雨調大理
寺三衙臨安府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見鹽贓賞錢
丁丑詔中外決繫囚 以鄭清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
行簡簽書樞密院事 加趙善湘爲江淮制置大使趙
范淮東安撫使趙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楫史彌遠
壻也故凡奏請得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
藉殷勤故能成揚州之功 蒙古取金鳳翔完顏哈達
伊喇布哈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攷異
元史
太宗紀是年二月取
鳳翔府今從金史 金完顏彝敗蒙古將蘇布特于

倒回谷蒙古主召蘇布特賁之圖壘爲請曰兵家勝負
不常宜令立功自效遂令蘇布特從圖壘南伐 五月
丙戌朔進前知西和州張孝錫官二等以四川制置司
言其措置邊防之勞也 趙范趙葵帥步騎十萬攻鹽
城屢敗賊眾遂薄淮安殺賊萬計城中哭聲震天淮安
五城俱破焚其砦柵斬首數千淮北賊來援舟師邀擊
復破之焚水柵賊始懼王爰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
門與賊大戰賊連敗楊妙眞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
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
以我在耳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請降可乎眾曰諾妙

真遂絕淮而去其黨卽遣馮珣等納款軍門淮安遂平

庚戌詔今後行在遇暑慮囚所差官將臨安府三獄

見禁公事除情重不原外餘隨輕重減降決遣大理寺

三衙兩赤縣一體裁決 楊妙真構浮橋于楚州之北

就蒙古帥蘇魯克圖舊作魯乞師爲李全報讐金人

覘知之以爲蒙古兵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乃

使完顏哈達伊喇布哈戍礮河口時八里莊民叛蒙古

遂守將而納之金以八里莊爲鎮淮府 六月己未詔

魏了翁真德秀尤焞尤燦竝敘復官職祠祿 國史用

從楊妙真走山東降于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

東 金降人李國昌言于蒙古圖壘曰金遷汴將二十
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
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圖壘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
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圖壘先
趨寶雞蘇巴爾罕

舊倫速不罕今改

來假道淮東以趣河南且

請以兵會之 秋七月乙酉朔詔制總諸帥戎司凡忠
勇死義之家並與優給其家其有子才藝異眾者赴樞
密院審視錄用 丙戌臣寮言建劔之間秋霜害稼請
下諸司措置般運廣米應濟市糴湖秀嚴徵春霜損桑
水潦爲沴令監司郡守畱意賑杼與減稅色從之 丁

未樞密院檢會右武大夫敘復吉州刺史江州副都統
制陳世雄會合荆鄂軍馬于吉州龍泉親臨賊境一戰
而擒二酋委有勞績詔以世雄爲左武大夫濠州團練
使江州都統制 丙寅詔近民之官莫如縣令日來間
有貪虐昏繆不能任事之人重爲民害令諸路監司守
臣覺察具職任上于尙書省取旨施行 蘇巴爾罕至
沔州青野原金統制張宣殺之圖壘聞蘇巴爾罕死曰
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
古圖壘分騎兵三萬八大散開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
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

民輟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
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
堡竝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砦百四十而還東
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始立中書
省改定官名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時蒙古主至雲中
諸路所貢課額銀幣以倉廩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
楚材原奏之數蒙古主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卽
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鈔祐
祿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楚材奏諸路州縣長
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

相統攝著爲令又舉鎮海鉅祐祿重山爲左右丞相與

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魯咸得卜激怒

皇叔烏珍

舊作倫幹
真今改

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

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于死地鎮海重山等懼讓

楚材曰何爲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

每事皆吾自爲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吾自當之蒙古

主察烏珍之誣逐其使者而咸得卜爲人所訴帝命楚

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謫今方有事南方

它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

眞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蒙古主以高麗殺使者命

撒禮塔率眾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瞰遣其弟懷安
公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 九月丙戌
夜臨安大火殿前司副都指揮使馮時率衛卒專護史
彌遠相府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省玉牒
所俱燬唯彌遠府獨全帝素服減膳徹樂詔太廟神主
暫奉御於景靈宮三省樞密院暫就都亭驛六部暫就
傳法寺治事

馮時以救焚弗力罷官而已咸淳臨安志
載丙戌夜行都火延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監玉
牒所唯丞相史彌遠府獨存洪舜俞有譏殿帥馮時詩
案洪咨夔平齋集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
令公府九廟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蓋紀實也
今參用宋史

庚寅詔火後合行寬恤條件悉令三省

蔣重珍傳

施行其令學士院降詔出封樁庫錢豐儲倉米賑恤被
火之家調臨安府城內外之征一月辛卯復出內藏庫
緡錢二十萬賑恤貧乏之民 壬辰詔曰乃丙戌之夕
回祿延災信宿之間上及太室延燔民廬莽焉荒燬都
人奔避間遭死傷皇天降威孰大于此內外臣寮士庶
咸許直言指陳過失毋有所隱 詔罷前軍統制徐儀
仍削官三等統領馬振遠除名勒停編置湖南州軍以
馮梈言其救火弗力也校書郎蔣重珍上疏曰臣欲陛
下親攬大柄不遐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已儻以
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

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身富貴之從來爲重不惟
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卽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
者亦不如此也晉周勃握璽授文帝是夜卽以宋昌領
南北軍霍光定策立宣帝而明年卽稽首歸政今臨御
八年未聞有所佗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
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
爲天子爲入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
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九廟至重
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將至宰相之居華
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見人心陷

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它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
自視不亦孤乎咎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卽罷孝
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
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帝讀之感動員外郎吳潛疏
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毋徒減膳而
已疎損聲色毋徒徹樂而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
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
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佚使皇
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愛
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弦轍收召

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
怨誤國者黜毋竝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
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
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禳爲祥易亂爲治籍田
令徐清叟疏請爲濟王立後以和異氣帝皆不省 丙
申金慈聖皇太后都察氏殂后性莊嚴頗達古今金主
已立爲太子有過尙切責之及卽位始免夏楚一日宮
中就會尙器有玉盃楪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宮荆
王守紀母眞妃龐氏則以瑪瑙器進會后見之怒召主
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卑我兒婦耶是後

宮中奉眞妃有加金主嘗愛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
微賤固命出之金主不得已放之出宮比年小捷文士
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爲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
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
如是至是殂于慈聖宮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葬汴
京迎朔門外莊獻太子墓之西諡明惠皇后 庚子建
昌軍火 壬子以火災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甲寅度
支郎官王與權進對論近日火災帝曰此皆朕之不德
最是延及太廟朕不遑安處與權曰中外臣子所同痛
心今災變極矣惟修德可回天意帝然之 乙卯監察

御史何處久言兩司修建太廟合遵舊制百司庶府不
必華侈從之 太常少卿度正以宗廟之制未合於古
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舊制而參
以熹之說自西祖東爲一列每室之後爲一室以藏祧
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
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
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爲百世不遷
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
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竝爲一
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

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今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
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
三年大裕之義編修官李心傳亦上疏言茲緣災異宜
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 丙辰宰執以太室延
燎乞鑄罷詔史彌遠降奉化郡公薛極鄭清之喬行簡
各降一秩 丁巳詔兩浙轉運判官趙汝憚予祠以臣
僚言其火後營繕科擾州縣也 戊午馮梈及主管侍
衛步軍司王虎各奪一官罷之以蔣重珍之言也 癸
酉度正言蜀報蒙古兵深入事勢頗危又聞七方關已
潰散纔透文隴便入綿漢皆是平地蜀便難保願早擇

帥付之事權蜀中財用已乏願陛下不偕出內庫金帛

應付之帝曰當早爲擇帥應付財帛 蒙古兵攻河中

攷異元史倫十月圍河中今從金史繫於九月其後事則連書之 金權簽樞密院事草

火額爾克

舊倫訛可今改

元帥板子額爾克懼軍力不足截故

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

穴百道竝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

破草火額爾克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額爾

克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閭鄉初板子額爾克在鳳翔爲

監戰奉御陸爾

舊倫六兒今改

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

召陸爾遂譖額爾克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

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額爾克皆內族一得賊
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時人因以
別之自宣宗喜用內侍以爲耳目伺察百官至是仍而
不改故奉御輩采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入
奏之卽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復差一奉御在軍
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
師多蹙敗以至亡國 蒙古主命平陽移粟輸雲中都
總管李守賢言百姓疲敝不任輸載蒙古主命罷之
冬十月甲子以余天錫爲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
安撫使 戊寅以煥章閣待制知遂寧府李璽爲煥章

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四川制置副使
趙彥呐進直龍圖閣兼知興元府利路安撫副使 金
丞相薩布行省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
人以其知爲相之道我何所知而居此位恐它日史官
書之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乃亡遂致仕 十一月乙酉
詔忠義總管田遂贈武節大夫忠州刺史特與加封立
廟以四川制置司言其總率忠義力戰而沒也 詔四
川關外州軍近經蒙古兵殘破去處未能復業軍民日
前或有誑誤陷于罪戾合行曲赦令三省條其事件以
聞 福建招捕使司奏知邵武縣劉純歿於王事詔贈

純官三等與一子下州文學 十二月癸丑臣寮請嚴
飭州縣科糴及人戶投糴不卽給錢多取斛面之弊其
州縣折苗竝依祖宗成法止以下戶畸零減直折錢違
者奏劾重寘典憲 蒙古圍壘攻破饒風關由金州而
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堡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
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
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
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
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
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

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
戰徒欲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
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
鄧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諸帥入鄧州完顏彝楊沃衍武
仙兵皆會之 戊辰蒙古兵渡漢哈達布哈召諸將議
曰由光化截漢與戰及縱之渡而後戰孰愈張惠阿達
茂舊倫按得木今改皆曰截漢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爲所
潰布哈不從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遂
次于順陽丙子蒙古兵畢渡攷異元史太宗紀正月庚寅圖壘渡漢江蓋據次年
報聞之日也今從金史倫十二月哈達布哈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

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
導來觀已而散如鴈翎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
而至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
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卻其在西者望
布哈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力戰始退
哈達曰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
不得食吾乘其卻而摧之必勝矣布哈曰江路已絕黃
河不冰彼八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
古兵忽不見已卯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
佯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六十步而四日不聞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響庚辰哈達布哈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
兵忽至哈達布哈迎戰方交綏蒙古兵以百騎邀輜重
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布哈乃入鄧州城
恐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布哈隱其敗以大捷聞百
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
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于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
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辛巳詔出封樁
庫緡錢二十萬下臨安府賑恤